

編後語

九七回歸對香港是頭等大事，對本刊也是一件大事。從去年10月起，我們的編委會和編輯室就已經開始為這一期「香港九七回歸專輯」動腦筋。在已經持續了大半年的傳媒「回歸熱」之中，我們還有些甚麼新鮮的，特別的，大家沒有聽厭的話可以說嗎？現在，我們終於將本期奉獻給讀者，讓讀者來作判斷了。本期絕大多數作者都是正在或曾在港長期工作的知識份子，對香港有很深的了解和認同，因此相信他們從專業角度所作的長期觀察和研究分析，將會受到廣泛注意。

正如金耀基、王賡武指出的那樣，以往只有西方向東方殖民和東方殖民地相繼獨立的歷史，因此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香港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不僅史無前例，而且，隨着澳門的回歸，也標誌着亞洲最終消除了殖民地陰影。此外，本期作者多從香港出發來思考問題：閔建蜀對如何保持香港經濟持續發展提出了多條意見；許倬雲和劉再復關心九七後香港知識份子的作用和社會文化批評的命運；李亦園和鄭赤琰則分別論述香港族群關係、民主制度以及大都會對中國大陸的啟示。還有的作者是從中國或更廣的觀點出發的。李歐梵特別強調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在未來的意義；謝定裕從香港「特區」之「特」的角度，對「五十年不變」提出自己的看法；余英時則對香港的收回方式、意義以及社會前景都提出了不同於一般的見解；陳方正卻剛好相反：他認為大量「複製」香港是中國今後應採取的發展策略，但又從而引發了當前中國國家意識危機及其更新的討論。顯然，中國和香港是個沒止境的話題。

此外，本期還有多篇香港研究論文。劉兆佳探討1985-1995十年間香港華人身分認同問題，翁松燃評述兩岸三地的港台關係政策形成過程和互動，都是相當深入的專業研究。至於任海和馬傑偉的兩篇文化研究，則一從展覽會、博物館、古蹟及文物教育，一從《香港傳奇》電視系列片的製作，來分析媒體如何構造「香港故事」。陳弘毅指出，從法理角度看，香港回歸意味着香港法制規範將從現行「借來的法制」轉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終極依據，他比較樂觀地認為由此引發的挑戰、衝突以及互動，將為中國法制現代化作出貢獻。關信基分析指出，由於香港的殖民政權和移民社會性質，政治社會在香港長期受到壓制，直到70年代後才開始逐步形成，而其今後如能健康成長並取得成功則將是中國文明的新嘗試。

由於今期香港特稿十分擁擠，我們不得不暫時停下兩個欄目。但在香港專題以外，本期尚有「百年中國」欄中陳建華討論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詞彙——「革命」的起源的論文，何清漣用農村調查材料回應上期王旭的文章，毛丹青撰文描述旅日中國學人所面臨的雙語困境，都值得一讀。